

《出没风波里》



叶永烈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7年11月

本书涉猎了很多特殊人物，他们的知名度很高，可是世人知之甚少，叶永烈在历史的“角落”里发现了诸多值得发掘的“现代文物”，抢救出许多历史老人头脑中的珍贵史料。

《在哪里下车》



雨村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6月

暴富年代既是草根阶层的狂欢节，也是他们的罹难日。迷惘、恐惧、痛苦、贪婪蒙蔽了原本清白无垢的灵魂，曾经的信仰轰然倒塌。在阴谋与爱情中，迷茫无助的人们将何去何从？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著 花城出版社 2008年9月

这是一部关于饥饿与死亡的真实叙述。杨显惠用细腻的笔法，描写了右派们在夹边沟所忍受的饥饿、劳累和在死亡线上所做的挣扎，向人们展现了“摧残灵魂的瘟疫”给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所造成的伤害。

为戴厚英写《非命》(二)

我大致知道戴厚英的处境。尽管复旦大学在上海东北角，我家在上海西南角，到她那里去必须斜穿上海城，光坐车来回就要近四小时，但是我还是在事先写信与她预约——因为这样的采访话题她会回避。6月4日上午，我朝复旦进发，七点多离家，到达她那里已九点多了。

她住在一幢六层宿舍大楼的第四层。环境很安静。我担心她不在家。敲门之后，她来开门，双手水淋淋的，正在洗衣服呢。

房子不大，一长间，小小的卧室、灶间，唯一宽敞的是书房，占了一半面积。几个玻璃书橱里放满了书。

她戴着金丝框眼镜，五十岁模样，脸上皱纹已很深。非常健谈，口齿清楚，讲话很有条理。烟瘾很重，一支接一支地抽香烟。桌上放着电话。

一听我的名字，她就知道了。我们无拘无束地交谈着。

我说明来意之后，她沉思了一下，然后说：“写这样的报告文学，你会得罪人的。下午我有课。我上课，一向需要平静的心情。现在谈闻捷之死，会使我激动难以自制。我们另约时间谈吧。不过，我可以把我的一些情况跟你谈，你心中有底，然后你再考虑写不写。”

她异常坦率，又异常倔强。她是个性很强的女性。

她说，她的父亲是右派，叔叔被镇压。她是一个没有“后台”的普通人。

1960年，她从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工作。后来，她结婚了，生了女儿。由于意见不合，与丈夫离婚。

“文化大革命”中，她曾参加造反派，成为闻捷专案组的成员(她强调说，她不是组长——她不是党员，不可能当组长。小说中写成组长)。连她自己也没想到，在审查过程中，她读了闻捷的作品，被深深感动，爱上了闻捷。当时，闻捷的

妻子因受迫害而亡故。

她与闻捷的爱情，受到工、军宣队的干涉。她被送往东北，闻捷自杀离世……她，蒙受了第一次沉重的打击。

“文化大革命”后，她以自己的生活为素材，写出了《诗人之死》。上海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上海某些人闻讯，视为猛兽——因为闻捷之死与那些人有关。此书停了下来。不久，上海文艺出版社还是决定转印，打了纸型。这时，上海某人又借用夏衍之口，压此书。终于此书无法在上海印，转到福建人民出版社，上海又派人追到福建。关键时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给予支持，使此书问世。上海新华书店原订六万册。印成后，受到某些人干涉，上海退书，一本也不让进。后来，总算进了一点点。有人看了，说：“写一个专案组长跟专案对象的恋爱？”

(下回：受到了“密集性”的“批判”……)

出人意料

董先生果然每月给杜鉴加了一百元的工资。而田雪的杂货摊也开张了，生意相当不错，收入一点也不比杜鉴的工资少，因而两人都忙碌。当然，这与田雪的活相比较轻松多了。杜鉴觉得请母亲过来“享福”的时机没到，又写信告诉了母亲。

日子过得很快，杜鉴和田雪度过了少有的一段忙碌、平淡、平安的日子。阳历年底，希望大酒店财务结算的时间到了。

一般来说，岁月是走向富有和强大的阶梯，尤其在希望大酒店这样生意红火、终日莺歌燕舞、车水马龙的地方。因此，对于年终的结算，杜鉴预想自己会得到一笔不少的分红。然而，正像在娱乐方面总有新花样让客人耳目一新一样，由董先生主持的财务结算结果大大地出人意料。一年的生意下来，偌大的酒店，盈利才三万元。这样，杜鉴的股份分红只有四千五百元。这年春节前的那一个月，田雪那个本钱才三四千元的小杂货摊就赚了

二千元。1991年春节前后几天，一股强冷气流南下，特区一带出现了近几年少有的严寒，许多有钱人买一件像样的皮外套，就得花上一二千元。满怀希望之后的失望，比始终没有希望要难受得多。这是失意了好多年的杜鉴总结出来的，这次体会得尤为深切。

为了显示开诚布公，董先生的账簿公开让大家查。钟书记派村里的会计加上杜鉴，认真地查阅，账面上无懈可击。在年终三家股东的聚餐会上，董先生自责经营无方，伤心得几乎掉泪，钟书记沉默不语。杜鉴回家后田雪也是一言不发，既没安慰也不责怪他，只是在杜鉴忍不住唉声叹气时，淡淡地说了一句：“我不是告诉过你吗，这家伙是老狐狸？”话里好像杜鉴也有过错，但是，杜鉴除了觉得委屈、憋气，又能如何？

杜鉴明知是董先生在捣鬼。财务、会计、出纳都是董先生的亲信，平时资金进出也是董先生一手经手——这些都是合同上规定的，他

上海女人(一)

原因，十工农场的犯人迁移到甘肃中部的五大坪农场去了，他不是犯人不能去，只好和其他几个就业人员一起移交小宛农场。于是，他就成了我们十四连畜牧班的放牧员，和我同住羊圈旁的一间房子里。在一起生活得久了，相互有了了解，也信任对方了，他便陆陆续续对我讲了许多夹边沟农场的故事。

今天我再给你讲一段夹边沟的故事，是一个女人的故事。她是个右派的老婆，上海人。

我跟你说过，1960年国庆节前，夹边沟的右派——包括新添屯作业站的右派——除去死了的和几百名体质太弱什么活也干不了的，全都迁移到了高台县明水乡的一片荒滩上。省劳改局的计划是从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十几个劳改农场和劳教农场调人，在那片荒滩上建一片河西走廊最大的农场，要开垦五十万亩土地。因为仓促上马冬季临近，其他农场的领导很贼，没有按计划调人，就把夹边沟农场

的右派调过去了。大约是一千五百人，分别住在祁连山前的两道山水沟里。

由于没有木材盖房，我们住住在自己动手挖的窑洞里。窑洞大小不等，沟浅的地方，靠近南端，因为崖坎矮，挖的窑洞才一米高，人四肢着地才能钻进去，进去后坐着刚能仰起脸来。这样的窑洞住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我们组的窑洞挖在山水沟中端，很大。我们组最早是25个人，在夹边沟死掉了三个，还有三个因瘦得走不动路留在夹边沟了，剩下的十九个人加上其他组没住处的两个人，全住在这个窑洞里。我们组的人，我印象最深的是文大业、崔毅、魏长海，还有晁崇文、钟毓良……文大业是省卫生学校的副校长，原兰州医学院教授，死在明水了，吃脏东西死掉的。对了，董建议也是那几天死掉的，和文大业前后脚死掉的。

(下回：文大业的肚子胀得越来越大……)



●工作：职场表现非常专业，快人快语令人印象深刻，不啰唆。
●爱情：面对感情问题，相信自己的眼光，更要尊重对方的选择。



●工作：事业心非常强，但无奈受制于性格弱点，只能尽量克服。
●爱情：不要再去听别人的流言蜚语和无聊的评论，爱就爱了。



●工作：如果没有经过一番竞争，又怎能屈就于无奈的选择。
●爱情：地下恋情不但不被祝福，甚至会备受压力。



●工作：未来的问题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变量，别高兴太早。
●爱情：运势不稳，对方会要求你对他表示更多的感激或容忍。



●工作：工作上颇得人心，如果要出差，小心意外发生。
●爱情：虽然三角关系中进退两难的感觉不好受，可是多情的你也难辞其咎。



●工作：工作状态不佳，和同事领导关系紧张，容易产生分歧。
●爱情：在爱情的小世界，作一个最有耐心的倾听者。



●工作：好心帮忙同事，却在不知不觉中，惹起了难解的麻烦。
●爱情：对于变化无常的天秤座，爱一个人或不爱一个人都是不需要理由的。



●工作：追求安乐生活及遇到困难绝不退缩的态度会让你力量倍增。
●爱情：固执倔强的天蝎其实并不会喜欢那种总和他们唱反调的人，伴侣要适当温柔些。



●工作：工作发展一般，做些宣传、讲座、交际、演讲相关的工作比较顺利。
●爱情：头脑清晰，有伴侣的射手会着力于正确周密的生活计划并努力建设和平家庭。



●工作：虽然近期低潮不断，仍然好表现，喜欢受人恭维。
●爱情：孤独的摩羯座其实非常渴望一个爱情、钱财及精神上都能相互尊重对方的伴侣。



●工作：工作卖力，签订合同等法律文书时要格外谨慎。
●爱情：主动直接，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外也要学会制造神秘感、距离感。

●工作：扎实前进，前途光明，近期的磨练终于让你又上一个台阶。
●爱情：温和细心的双鱼座，可以给伴侣很多抚慰也足够敏感去察觉伴侣的内心，感情融洽。